



当代社会学丛书

家庭问题 纵横谈

田森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当代社会学丛书

家庭问题纵横谈

田森 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庭问题纵横谈/田森主编.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9

(当代社会学丛书)

ISBN 7-5046-2044-0

I. 家… II. 田… III. 家庭问题—研究 N.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968 号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97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0.00 元



▲会议主席台（从左至右）

- ①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顾问高潮
- ②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名誉主席崔乃夫
- ③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名誉主席雷洁琼

- ④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田 森
- ⑤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名誉主席于光远
- ⑥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顾问王大珩
- ⑦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顾问爱泼斯坦



▲ 会议一角

▼ 会议一角





▲ 会议一角

▼ 会议一角



► 会议一角



▲ 与会同志在会议休息室同陈翰笙同志(左四)交谈

(以上照片均为李红摄)

内容提要

家庭问题是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本书就如何进一步巩固家庭、如何提高婚姻质量、我国农村的家庭经济、家风和家教、家庭结构、科技革命对家庭的影响、未来家庭的走向，以及外国家庭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见解独到，对稳定家庭、拥有高质量的婚姻、科学教育子女等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胡 萍

封面设计：王铁麟

正文设计：孙 俐

丛 书 总 序

为建立中国学派的新社会学而奋斗！

《当代社会学丛书》主编 田 森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的历史不过140多年。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当广泛，各派学者给社会学下的定义亦可谓多矣！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家知道，1839年，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首先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后来，英国的斯宾塞进一步发展了孔德的学说。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的社会学都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合理的永恒的制度，为巩固资本主义秩序而效力。

孔德提出的理论体系极为宏大，它想囊括一切社会现象，把社会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皇后”。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没有一门科学可以包罗万象，把一切现象都囊括进去，更不要说孔德的社会学了。

马克思对孔德的东西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指出：“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02页。）“孔德及其学派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脚注〔22a〕。）马克思极端鄙视孔德，他说：“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

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6页。）“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也为无产阶级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不朽的《资本论》也是一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的社会学著作。正是这部伟大著作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马克思和孔德都以研究社会为己任，然而由于立场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不消说，马克思的社会学和孔德的社会学是完全对立的。

孔德把社会学奉为包罗万象的“皇后”科学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是否可把社会学理解为研究其他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领域的科学呢？显然，这种观点也是不妥当的。

就拿人这个研究对象来说，许多科学都要研究，但社会学对人的研究，比其他科学有更深的层次。如果说，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的话（即作为劳动者的人、消费者的人和管理者的人），那么，社会学对人的研究就更为广阔。首先，它要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为此，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问题均应探索；其次，它要研究参与生产活动、消费活动和管理活动的人；再其次，它还要研究精神的人，即人的思想、行为、道德、理想等。所以说，不能把社会学的对象说成是各种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东西。把社会学夸大为包罗万象的“皇后”科学是错误的，把它的研究对象从一个极端移到另一个极端也是不适宜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

史学、文学等相比，社会学还有不够成熟的一面。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家都从自己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解剖社会，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见解。有时有些见解比之社会学家提出的见解还要深刻，所以说社会学在加速自身的成长过程中，要认真吸取非社会学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借以滋补自身，进一步发展自己。像孔德那种妄自尊大，把社会学奉之为“皇后”科学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吸取别的学科的有益营养，不断壮大自己，是每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学者所应持的科学态度。不消说，对社会学的妄自菲薄也同样是不正确的。社会学把探索人类社会生活运转深层次的奥秘和解决社会矛盾视为己任，当然是一门重要的科学。

究竟什么是社会学？

的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当多的。有人说，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此说未免失之笼统。有人说，社会学就是人学，此说亦未必科学。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社会。社会生活、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都需加以认真探索。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根据，但它并不能代替对于社会现象的具体研究。应当说，历史唯物主义着重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中去研究社会。但这几种关系并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为生产关系就意味着全部的社会关系。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确有广阔的研究天地。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发展阶段必然有它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需要探讨。可以说，研究

昔日社会的各种问题是历史学的任务，而研究当今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途径，乃是社会学的任务。简而言之，新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社会矛盾及其解决途径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内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不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着矛盾，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现实与可能、宏观与微观、当前与未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职能的强化与弱化等等，都存在着矛盾。而矛盾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前进。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新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承认社会矛盾、正视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良性运转。新社会学既要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宏观研究；又要对社会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即微观研究；还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对于我们给新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许多同志表示了赞同。与此同时也有朋友说，社会矛盾多种多样，经济矛盾应归经济学研究，政治矛盾应归政治学研究，这当然是对的。毫无疑问，经济学和政治学应当分别直接地研究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但各种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那是社会学必须加以探索的。否则以掌握社会脉搏跳动和解决社会矛盾为己任的社会学又何以去实现自己的任务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矛盾是发展的动力，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全部过程。就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吧，它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它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表现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当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但在阶级内部也还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

西方社会学本能地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阶级的局限性使它永远不会把社会发展视为自然历史的过程。不消说，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症结——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敢触及的。所以西方社会学者只好对一些具体问题做些调查研究，几乎把视野只限制在有微观价值的琐碎问题上，借以缓和矛盾，延续资本主义的统治。

当然，西方社会学家在理论上也不是一点创造都没有。他们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发明了一种科学技术统治论。他们说：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一切发达国家，不管其社会政治制度如何，都卷入世界性的工业化过程，在“大工业化的绝对要求”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成就的压力下，正在发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互相接近（合流），这种接近归根到底将把全人类引向“大众消费”的和“普遍幸福”的社会。他们极力描绘的是，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的社会，代替当今资本主义的，将是学者、经理、科技人员等的统治，而非共产主义。西方社会学家把这种观点描述为生产领域中权力根源的“移位”，即所谓权力由“资本”移向“组织起来的知识”，妄图用这种手段来冲淡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不治之症。

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具体问题上，而且越搞越繁琐。可以说，今日西方社会学家每每钻进一个非常狭小的题目中就死抱住不放，一经钻进死胡同，就走不出来。当然，西方的社会学家，为了给自己寻找出路，甚至把研究个别社会现象的东西也称之为一种社会学。于是这种社会学、那种社会学都应运而生。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社会学。社会学简直成了一种公用的牌记，这是我们难以赞成的。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应用社会学和它的分工，我们反对的是西方某些实用主义的社会学家，把自己调查研究的任何一个狭窄的领域都称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忽视了社会本身乃是一个整体，忽视了同整体社会的有机联系。

最后，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我们并无意一概否定西方社

会学，西方社会学在如何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把这混乱的社会整理出一个秩序来”，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些经验对于我们说来，也不是没有参考意义的。正如胡绳同志在他所作的一篇题为《谈谈社会学研究》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期，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更何况说，西方社会学所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所占有的一些资料，它拥有的某些经验，它的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对我们不会没有借鉴作用。

二

在原苏联，社会学也走了很多弯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是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的。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在他草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的决议草案中就写道：“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48页。）在列宁的倡导下，20年代苏联社会学家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社会调查，对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心理状况都做过一番认真调查。30年代，苏联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内局势有了好转。这时，斯大林却从理论上否认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这个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他写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完全相适应”，直到他晚年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承认存在矛盾。既然斯大林当时否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又怎能去承认以研究和解决社会矛

盾为己任的社会学呢？

从3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社会学遂被打入冷宫。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苏联的思想界才略为松动了一些。加之，苏联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引人注目，终于促使苏联学者又把社会学提上了日程。不知又经过了多少曲折，1966年苏联共产党第23次代表大会终于正式公开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从此社会学才取得了合法地位。

原苏联社会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后，又用了约20年功夫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关系，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苏联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等同起来。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是研究社会学的指导思想，它怎么可能把全部社会生活的研究都纳入自己的轨道呢？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划上一个等号是荒唐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并不能替代对社会学的研究，这并不是复杂的问题，可是为了弄清两者的关系，原苏联学术界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尽管如此，进入70年代后，原苏联还是加速对具体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68年12月正式在科学院之下成立具体社会学研究所，1972年7月改称社会学研究所。此后原苏联社会学界在许多领域的研究中，如婚姻家庭、人口问题、劳动组织、人们的潜在能力、社会管理、社会舆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的社会影响、社会保障、民族问题、青少年问题、闲暇时间的利用等，都取得很多成就，特别在人的综合研究工作中有很大的进展，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原苏联社会学界还把社会预测工作提到很高的高度。

原苏联理论界认为，社会学的主要使命，是研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及其不间断的发展过程，同时它也负有理论研究的任务。原苏联社会学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做了许多探索，但成果并不显著。而原苏联的解体使得社会学的研究也从此改变了它的轨道。至于如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

结合起来，这是摆在社会学家面前的一项严重的任务。大家知道，马克思经常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微观分析出发，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高度来考察。譬如，他发现英国1844年至1854年间犯罪率比人口增加得快，1849年至1858年间虽然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扩大自己的财富，可贫困现象却不见减少，而犯罪率的增长甚至比人口的增长还快。马克思认为，像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些腐朽的东西。马克思把犯罪率增长比人口增长还快这一微观现象，提高到制度内部腐朽的高度来考察，这就让人深刻地感到资本主义内部犯罪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马克思也曾对巴黎的大量自杀事件做过调查研究，借以嘲弄资产阶级说的“现有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的谬论。当然，有些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造成它们的根源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渊源于许多复杂的原因，所以我们断然不可硬套上述公式。但也有些社会问题同我们制度的不够完善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尽善尽美，它还有待于不断地发展。把一切微观现象提到宏观的高度来认识，有助于我们树立牢固的不断改革的思想，让社会主义制度永葆革命的青春。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现在，才不过78年的光景。即使从运动角度考察，从1848年开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也才经历了147年光景，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仍然不过是短暂的一刹那。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事物，需要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来不断地完善和巩固它的制度。那种认为社会制度建立的问题解决了，具体的社会问题无关宏旨，而不去考虑如何日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对于不断进行改革是有害的。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规章、制度等进行改革，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搞得更好，在这方面社